



小花阅读

NAGE
MEILI

那个美丽的 傻瓜

DE
SHAGUA

东耳
／ 著

世上总有一个美丽的傻瓜
穿过冬天的风雪

让你温暖，赐你明媚

被嫁不爱之人，被困无爱婚姻
可她只想要一个可以护其命
知其心的人

地理杂志女摄影师
野生动物保护专家
异国奇遇 & 惊心虐恋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NAGEMEILIDE
SHAGUA

那个美丽的傻瓜

东耳
／
著

余生多甜蜜系列 2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个美丽的傻瓜 / 东耳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221-14254-2

I. ①那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9977号

那个美丽的傻瓜

东耳 著

出版人 苏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 陈继光 肖锦汉

特约编辑 欧雅婷

封面设计 刘艳

特约绘制 芑意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 550081)

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159千字

印张 9

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

印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1-14254-2

定价 29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作者前言 从此余生不知寒

《晏子春秋》有言：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，叶徒相似，其实味不同。所以然者何？水土异也。”

在遇见黎君槐之前，余枳也就像是种错了地方的橘树，生长在淮北极冷之地，结出又酸又涩的果子。

曾几何时，她想，一辈子，也许就会这样过了，也许见不到暖阳，也许备受酷寒。

直到黎君槐出现。

他不热烈，却温暖，他不温柔，却安心，他像是春风，像是流水，轻轻抚，潺潺流。

他是可以为她挡住猎猎寒风的高大槐树，让那株生长在北边的橘树，体会到了南方暖暖春日的温度，从此，甘愿倾心。

我或许还是心疼余枳的，以至于，在她渐渐走向成熟，渐渐接受命运之时，在她经历过一段并不那么顺心的时间之后，安排了黎君槐的出现。

而黎君槐呢，他大概就是为了余枳而存在的。

或许他并不那么帅气，也不那么富裕，但他不会让她慌乱，让她不必担心明天。

他成熟、稳重、理智，他如父如兄亦如爱人，他板着脸教育过余枳，也着急地寻找过余枳，照顾她、心疼她、爱她。

余枳或许是需要这样一个人的，和以前经历全然不同的一个人，温暖她、照亮她。

当然，余枳也有她自己的魅力所在，她有她自己的原则，她可以哭，却绝不轻易放弃，在黎君槐面前，她是一个小女人，但绝不依附他。

这段时间，天气总是忽而大雨，我是不喜欢下雨的，檐下听雨固然舒畅，但出门一身湿意，着实让人厌烦。

写这个稿子的时候，身边一个朋友忽然跟我说，想相一次以结婚为目的的亲，这让我想起了从我毕业之后我妈轮番为我接下最后被我推掉的相亲。

真的这么着急嫁出去吗？

我问另一个朋友，结果他反而劝我，也是时候谈一场恋爱了，毕竟也老大不小了。

一定要因为年龄，因为压力，而做出某些必要，却其实不愿意的决定吗？

我并不认为任何一场婚姻是可以随便的，带有明确目的的，哪怕它平凡得不过是柴米油盐，它也必须是值得尊重的。

婚姻本身是神圣的、庄严的，同时他也是油盐酱醋堆砌的，平凡，且有人间百味。

如果结婚是带着某种不得以，那它存在的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

我一直相信，也请你相信，这世上应该有那么一个人，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存在，让你温暖，赐你明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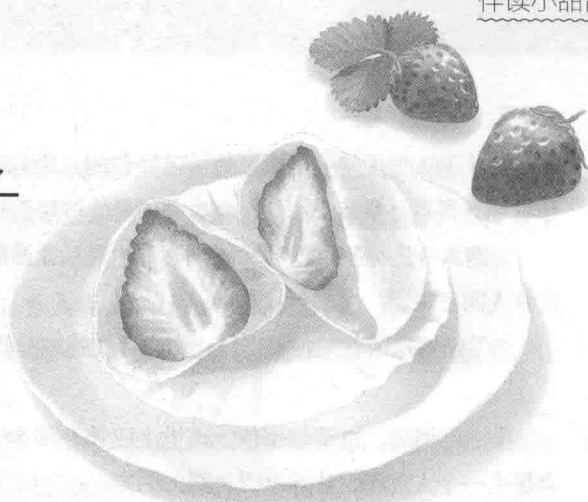
他高大、宽厚、坚实，让你足够心安。

而我们，不用着急，不用慌乱，更不必眼高于顶，一个足以温暖你的人，可以让你余生的所有时间，都不必经受寒冷。

东耳

草莓大福

心甜意
10分



甜蜜度：★★★★★

东耳

一个听名字就很少女的甜点，甜甜的草莓加上一点点的红豆泥，外面再裹上一层软软的糯米皮，一口咬下去，满嘴的草莓香。

这种软韧中带点Q弹，酸酸甜甜的小点心，放在饭后吃，再适合不过，重点是做法也很简单，闲着没事在家就可以做。

嗯，还有就是，黎君槐告诉我，最近余枳很喜欢吃。

小妖沫琪

软软糯糯的带着草莓的酸酸的口感简直就是大爱啊！感觉把人生的酸甜两味都包含进去啦，就像余枳，在没遇到黎君槐之前，她是一株长错地方的橘树，酸涩的情感只能自己独自承担，可遇到黎君槐之后，两人之间只剩下甜甜甜啦……真是适合这对小CP的甜品。

目 录

那个美丽的傻瓜

楔 子 001

第一章 005

| 与君初见，相看两厌 |

第二章 033

| 彼之蜜糖，我之砒霜 |

第三章 062

| 孤石击水，漾漾其心 |

第四章 095

| 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 |

第五章 128

| 如光暖也，似风轻也 |

第六章 162

| 密密心思，许你一人 |





目 录

那个美丽的傻瓜

第七章 191

| 寻由不见，却知其果 |

第八章 220

| 既已相守，便不相欺 |

第九章 243

| 谢你之意，报我余生 |

番外一 264

| 余枳 & 黎君槐 |

番外二 268

| 继许 |

番外三 272

| 魏宁安 & 千嘉 |

楔子 ///

太阳还没有从海平线爬上来，海港的四周不过借着它透出的些许光，勉强模糊地看出点模样，海浪猛烈地拍打着周围停靠的船只，吱呀的声音冲破了清晨的死寂。

岸上一行人，四五个，除了走在最前端的那个手里拿着手电筒，其余人都识趣地保持着沉默，跟着第一个人，依次前进。

海港旁边毫不起眼的库房内，大大小小的笼子里，呼吸声很大，沉重的、奄奄一息的，都有，夹杂着隐隐的号叫声，听上去凄楚而悲惨。

外面的脚步声让笼子里谨慎的东西惊恐地想要做些什么，却又无能为力，最后只能竖起全身的毛，身体因为愤怒而瑟瑟发抖。

库房门口还有一行人在等着，门打开的一瞬间，忽然出现的光亮让笼里的东西惊得一缩。

哪怕库房用的是老式的白炽灯，那昏黄且阴沉的光，还是足以让大家看清周围的一切，映在地上呈现出暗红色的血迹，有些地方还没干透，丢在一旁的成堆的从各处运来已经被宰杀的所谓货物，四周充斥着浓烈的腥味，虽然早有准备，却还是不适，有些反胃。

“几位是刚出来做这行？”库房外那行人中站在最前的一位，打量着这次的新客户。

“您平时做生意也会打听这么多？”进来的一行人里的一个男人气定神宜地说着，微微看了眼身边同行的同伴，全程面无表情。

从接触到现在，唯独他，让人怎么都看不透，他会在关键的时候出来说话，生意上的事情却从不插手，在这次交易中的位置，让人好奇，这不禁让大家对这次的交易，更加谨慎。

“做这行心眼确实要比别人多几个。”

“有句老话，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那人只能笑嘻嘻地附和着，用眼神示意着旁

边的人。

那种做了好多年的默契，自然没必要直接说明，旁边那人已经几步过去，抓起笼子里的东西就往地上一摔，刚才还在笼中躲闪的穿山甲，现在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，而那人不知从哪儿拿出一把刀，直接开始放血宰杀，一切快到所有人都没有准备。

“你们……”刚才就差点忍不住的女人，现在已经憋得眼睛通红，幸好被人眼疾手快地拉住，示意她别轻举妄动。

哪怕早有预料，却还是没办法视而不见，这就是善念的根源。

“你们这样，怎么交易，说好要活物的。”男人冷着脸接下后面的话。这次的行动加了一个新面孔，这样的意外，男人也有所准备。

即便如此，这一微小的动作，还是被看了出来，到底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，还是面对自己喜爱的东西，被人活活撕碎，要做到袖手旁观，还得装成习以为常的样子，确实不容易。

“你们到底是想要活物，还是想要活命……”

“嘭”的一声枪响，让埋伏在后面的警察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赶紧加快了脚上的步伐。

等警察赶到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混乱得不像样子，刚才说话的女人倒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而男人死死地摁住刚才动手宰杀的那个人，

眼里全是浓浓的恨。

警察赶紧拉住男人，说：“再不松手，他就要死在你手里了。”

“这样的人，就不应该活着。”虽然已经松手，却还是忍不住啐道。

没有人往下接话，对于这里的一切，大家都表示痛心，却也知道时间紧迫。

直到结束，大家才发现男人没有跟上来，再倒回去，却发现他已经晕倒在地，血从他的大腿处潺潺往外冒。

第一章

| 与君初见，相看两厌 |

对于感情，她苛刻得只想要一个可以护其命、知其心的人

01

对于接下来将看到的一切，余枳满是期待，要知道，马拉维湖作为世界第四深湖，特有的热带鱼也是多到咂舌。

从前几天看到这边可以潜水，她就计划着什么时候到湖底看看，今天总算实现了。

不过还没有出发，她就觉得眼皮跳得十分厉害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

可欣喜期待已经盖过一切，她没空在意这些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和一旁的教练打了个招呼之后，她利落地翻身下了水。

今天的阳光很好，哪怕是下潜到几十米以下，水下的环境还是很透亮，余枳在别的地方也下潜过，这里还是可以给她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清澈的水里，那些色彩斑斓的热带鱼无拘无束地游着。

鱼是余枳最喜欢的动物。

它们可以自在畅快地在水里游着，好像没有烦恼，没有人会看见它们是否落泪，没有人可以从它们脸上看出开心还是难过。

水是它们的一切，给它们生命，也替它们隐藏。

这也是她为什么在大学会特意去学潜水的原因，并不是为了工作之便，而是想偶尔也能像鱼一样，待在水里就不再考虑其他。

她忽然有些难过，和千嘉不一样，对于感情，她苛刻得只想要一个可以护其命、知其心的人，不过……

余枳苦笑一声，没有让自己再想下去。

意外总是不期而遇，正当她拍完一切准备上浮的时候，潜水机器出现故障，湖水的渗入，让呼吸在突然间变得困难。

她摘掉面罩，本能地想往上游，可还不等做出动作，她却忽然

放弃，直接摊开双手，任由着身体缓缓地下降。

胸腔的撕裂感强烈难忍，呛水的滋味也不好受，可是，她却居然在笑……

哪怕脸上的笑容受到身体不适的限制，她却还是很享受。

意识随着缺氧的严重而渐渐涣散，明明泛着光的水，开始看不清，像是盖上了很厚的雾。

不远处好像有个黑影在靠近……

余枳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，她好像做了一件无比自在的事，却又想不起具体是什么。

身体的感知随着意识的回来而渐渐明显，全身上下像是被人打了一顿，每个细胞都在叫嚣着疼痛，让她不由得皱眉。

她缓缓地睁开眼，刺目的光让她不得不眯起眼睛，想要说话，还不等发声就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
坐在一旁的黎君槐看上去并不情愿，却还是帮她调高了床，递了杯温水。

咳了好一会儿，她才缓和过来，嘴里浓重的铁锈味让她记起了昏迷前的事，喝了两口水，她艰难地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“还知道说谢谢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？”黎君槐脸上的表

情好不到哪儿去，连说话的语气也从冷漠变成嘲讽，“没有那个能力，就不要逞那个能。”

面对黎君槐这样毫无缘由的指责，她并不想做过多的解释。

两口温水喝下，嗓子舒服了不少，只是声音还是有些沙哑：“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“知道在做什么？”黎君槐盯着她，声音冷冽且克制，“你要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就不该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，是不是觉得让人替你操心很有成就感？”

操心？二十几年都没听到的话，居然从一个才认识几天的人嘴里说出来，余枳忽然觉得可笑。

“你在说你替我操心？”她反问。

黎君槐一定觉得她无可救药了吧，嘲讽地冷哼一声：“我没那么闲。”

“既然这样就用不着你管。”余枳烦躁地将脸转到一边。

“用不着我管，真以为我想管你？”许是被余枳这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给气到，黎君槐的脸阴沉得可以挤出墨来，也不顾及她刚醒，“真不想活，也别在这儿。”

心里某个不为人知、藏匿深远的秘密，竟然被一个认识了不过几天的人窥探了去，这让她有些愤怒，隐隐地夹杂着羞愧。